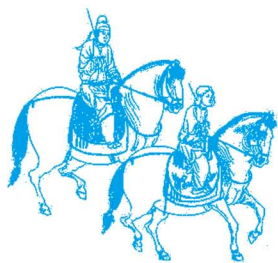


南船北馬總關情

元代江西文人詩集序文整理與研究

郝永偉 著、郝永偉 校注



河北人民出版社

河北人民出版社

郝永偉 著、郝永偉 校注

南船北馬總關情

南船北馬總關情

元代江西文人詩集序文整理與研究

郝永偉 著 \ 郝永偉 校注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南船北马总关情：元代江西文人诗集序文整理与研究
刘永伟著.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11
ISBN 978-7-202-10912-0

I. ①南… II. ①郝… III. ①古典诗歌—诗集—中国—元代②序言—作品集—中国—元代③文人—人物研究—江西省—元代IV. ①I214.71②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75738号

书 名	南船北马总关情：元代江西文人诗集序文整理与研究
著 者	郝永伟
校 注	郝永伟

封面题字	翟万益
书眉题字	张旭光
责任编辑	付 聪
美术编辑	李 欣
责任校对	余尚敏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河北新华第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 张	11.25
字 数	212 000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2-10912-0/I · 1123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十年踪迹十年心

时维九月，岁属乙酉。十年前的初秋，我暂时告别了为之奋斗五年的报刊编辑行业，负笈南下，鲜衣怒马，一路高歌。怀揣着“滕王阁下初相逢，此生合当江南老”的欢愉，在英雄城南昌度过了自己的研学时代。那时的我，胸膛中尚有残留的青春气息，足以鼓动起人生难得的速度与激情，并不晓得故乡可以影响生命的最终走向，更无法体会《指月录》中六祖慧能临终前所唱的偈语里要求的境界：“兀兀不修善，腾腾不造恶。寂寂断见闻，荡荡心无着。”

应该承认，南昌三年，于我而言，收获良多。橹声悠扬，棹歌相续，时光如丝如帛，轻轻划过。我一方面私淑于著名赣籍学人、出版家张国功先生门下，在江西出版集团做特约编辑。一灯灿然，千卷不惑，三年下来，编辑校勘了近百本图书，或学术类，或文



艺类，完成了由报刊编辑到图书编辑的成功转身。所获报酬，用途有二：一为遍览江南山水，陶冶性情；二为购买图书，为自己的书房扩容。另一方面，我选择了读历史文献专业，在梁洪生老师的帮助和吴小红老师的指导下，将研究的视域定格在对元代江西文人的作品序文进行整理，并就序文中反映的问题有所研究，最终完成了学位论文《南船北马总关情——元代江西文人诗集序文整理与研究》。编书、读书、研究、游历，在我生命的绿肥红瘦里竟有了“四手联弹”般的和谐，一如生命之律动，那是一种可以填补岁月空白的慢，人生需要慢下来，日子应该一天天地过。

喜欢停留，喜欢长久，喜欢被那段时光左右。可再慢的日子都会过完，三年后的我，机缘巧合下，得以成京，谋稻粱于现在的单位。在首都，以地铁般的速度穿梭往来，生活至今。寄身于钢筋水泥切割的京华烟云里，少年时代与家人、亲友一起乡间吃西瓜的景象美好且虚幻。灯红酒绿中时常偷偷贪欢于故乡雨后街头一群玩伴打着伞走过的印象碎片，拼在一起便是一首怀旧的老歌，恰似外婆温暖的目光抚过。镜中流年，风华磨尽，也学会了淡漠，也看惯了声色，也



接纳了凉薄，可内心深处又冷又苍白的孤独终于暴露出来了自己的不合作。

十年，说也堪惊！十年踪迹十年心，色香味触转头空，飘然已到了听雨客舟的中年。一抹乡愁如秋风乍起，带来人生的幻灭不实感。与时间死磕，一半是坚守，一半是妥协。

十年中，我经历了人生最大的生离死别。2013年5月底，母亲确诊身患不治之症，在坚持了9个月后，受尽病痛折磨的她带着不甘和遗憾永远地离开了我。多少年来，是母亲的坚毅与辛劳，经营出日盛的家势，包括我的求学于江南。母亲是我的青春志，是我的年华墓志铭，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年满36岁。母亲走后，蓝天白云下，我就再也不是一个孩子了。成熟的代价，实在太太！这期间，我亲眼看到沉闷寡言而内心强大的父亲在母亲病榻前潸然泪下的样子；瘦弱单薄的妹妹丢下一岁的孩子终日奔波在家和医院之间；舅父蹲在医院走廊的一角，久久无法站起；淳朴憨厚的堂哥和堂嫂，在我面前，绝对当得起“长兄如父，长嫂如母”！母亲临去的那一幕定格成为我人生情感永久的病灶：不知下辈子做儿子的福分，还有没有资格再轮到！我的人生一下子陷入了低谷。岁月倒流，



世味浇薄，残余年华真不知如何度过。在天地苍茫、如履冰霜的时候，是书法家孟云飞先生和画家李午申先生伸来义无反顾的手。孟云飞先生用书法的线条叙事语言创作行草书《岁暮到家》，李午申先生根据这首诗以文人小写意的笔法为我创作了同题人物画，抚慰我的低迷与痛楚，调整我的生命基调，唤醒我的生活激情。此去经年，只存凭吊。当故乡因为母亲的离世而面目支离、青春不再，时常展阅孟云飞先生赠我的那幅四尺行草和李午申先生为我创作的小写意斗方——蒋士铨的《岁暮到家》，仍能获取心灵慰藉：

“爱子心无尽，归家喜及辰。寒衣针线密，家信墨痕新。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低徊愧人子，不敢叹风尘。”它给予我的是铭记母爱、永不相忘，面对死亡、勇敢生活的底气。

失去容易，忘却难。近两年来，回环往复的不眠之夜，对我成了一种折磨。为了镇住自己的伤口，我将精力再次转移到了对元代江西文人诗集序文的整理与研究上。重拾丢弃已久的文本，发现当年自己的书写，竟有不少皮相、肤浅之论，缺乏应有的校勘功夫、注解能力以及批判精神。开始时是为了打发寂寞，祈求得到精神的永释，可追寻其风根云脚，后来



竟发现值得细览深研处，在在皆是。

仿佛深夜窗台上的一瓶红酒，打开了，就会情不自禁地一路品下去。元代江西文人诗集序文反映了元代江西文人所取得的诗歌创作成就，同时还揭示了元代江西各地丰富的文化生活及曲折多样的文人心态。我通过对元代江西文人诗集序文的整理、校勘和注释，目的在于：首先，要为后人从事其相关研究提供可资利用的系统史料。其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察元代江西文人心态变化的历史过程和文人生活状况，对涉及文人生活的出游、宴饮、庆贺、教化等情况进行梳理，以期加深对元代江西文化及其在全国地位的了解。

在对145篇诗集序文研究前，运用历史文献学基础知识对其进行系统整理显得至关重要。所以对元代江西文人诗集序文“可以言说的意义”进行阐释之前，我以文烟细火、小鼎长泉的耐心努力做到：一、尽量将诗集序文搜录全面，提供一个可以回望历史的平台。既要涵盖元代江西籍文人为本省人写的诗集序文，同时对元代非江西籍文人为江西人写的诗集序文亦不能有所遗漏。二、给“诗集序文”的研究提供较为理想的文本框架，即选取好的版本为底本，对搜辑



的材料进行细致全面的断句、校勘、梳理。

历史是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无法切断。打捞地域文化的种种，是要更清楚元代文人的心态及其出路究竟在哪里。在对145篇诗集序文研究的过程中，我的着力点主要放在了对元代诗歌成就和元代江西文人文化生活及文人心态这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先从职业身份、生平经历方面对元代诗歌作者的整体概貌进行扫描，在这一宏观视阈下，重点分析了江西籍诗集作者，初步得出的结论是江西文化在整个元代文化的观照下，在延续宋代文化的基础上依旧发展，诗人辈出，文化鼎盛，取得了非凡成绩；元代江西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不平衡的格局，出现了比较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诗人群，即崇仁诗人群、庐陵诗人群、清江诗人群、南昌诗人群、临川诗人群、安福诗人群。这些地域性诗人群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地方文化的繁荣。另一方面，我以元诗题材、元诗风格为切入点，揭示元代江西诗歌取得的非凡创作成就。而在分析元代江西文人文化生活之前，首先廓清了元代文学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在此基础上对编诗采诗、游历宴饮、由儒转医等现象进行论述。对元代文人心态的论述，我是以仕元心态、出世心态和遗民心态为研究视



角的。

十年踪迹十年心，南船北马总关情。在这个金钱至上和“自身去价值化”甚嚣尘上的时代里，步履匆忙的现代人，戚戚于得失，飘飘于富贵，与面具共舞，以短信、微信、微博、酒席、K歌房的方式构建着自己的社会网络、人脉系统，这似乎与元代江西文人诗集序文中记载的宴饮、游历、酬唱等活动在形式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实则心态、境界迥然，判若云泥！它少了一份阿飞之于李寻欢、胡铁花之于楚留香般的初心，远了那份桃李春风、弓刀行色的情怀。我不知道将现代人置于元代的生活背景中，会是怎样一种情景；我也并非要诗化自己以往的生活，只希望自己不要忘记，生命的价值大多隐含在人生的遭遇里，浓浓的乡愁是一个人之所以活着的精气神。譬如，已在商海沉浮多年依旧能够对我“意气用事”的魏立京先生和张旭彪先生；简心素衣于宦海，对我有君子之谊且深过桃花潭水的宫世友先生；经历生活诸多磨难，却仍肯与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严伟林、严伟鹏兄弟；常年被我“虐”到无语的汪百铮、代兰荣夫妇；还有一直陪伴《藏书报》成长的老同事王雪霞女史、刘淑敏女史和师学磊先生；留在江南教书育



人、笑对人生的杨杰、周小泉、艾晶同学，等等，毕竟是他们，是他们用他们的青春陪伴了我，我和他们共同属于那个时期，或者年代。

活在当下，属于从前。在某种程度上，做人和做学问，皆不妨一试。不过话说回来，尽管从上述学术框架进入，经过这近两年的打磨形成了比较丰厚的《南船北马总关情——江西文人诗集序文整理与研究》的“第二代”文本，但因才力所限，仍有许多空疏和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郝永伟

2015年10月于北京

序一

遇 见

用个看似有些拽的词儿吧：遇见。因为实在不知如何开头，只记得我和永伟君是在十三年前相识，那时的他是我刚刚步入职场即遇到的第一个也是目前为止仍旧“各色”的一个。正式开篇前，我先澄清一点，对于永伟君本书的研究内容，其实我是很无知的。数月前，他轻描淡写说让我给他的书写个序，原本还以为是开玩笑，结果他反复几次看似无意实则有意提及，我终于得正视了：的确，这个活儿交给我了。对于此，我很惶恐。首先我不是个学者，不搞研究，对于如此专业的领域颇为陌生；其次，我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字，却无文亦无采，无名亦无才。再三推辞，难以奏效，我算是无奈接受了。但是，我从心底里感谢永伟君这一相邀，这是给我的一次机会，确实有许多题外话要说！



先从永伟君的为文说起。我研究生毕业的第一个工作岗位，也是我目前的没有任何变化的岗位，就和永伟君并肩。那时的他坐在我的对面，看似中规中矩，外表诚朴老实，波澜不惊，其实内心里穿越古今，宏阔世事，与其外表形成强烈反差。我送给他两个字的评价：“分裂”。这个词到现在也没有当面直接送给他，但我想他会接受的。永伟君是个怪才，我们的工作同为编辑，我常常内心自诩为学院派，有很对口的专业基础做支撑，然而实际工作中却常常是得到他的帮助。而他除了在编辑稿件时给我提供帮助外，更让我惊讶的是他的擅文，这个文不是一般的文，而是武侠小说。这让我无论如何不能与办公桌对面的这个老实、陈旧的外表联系起来，原来永伟君的心中始终激荡着另一个世界：刀光剑影、除暴安良、柔情蜜意、侠肝义胆……而这一切又全部雪藏在他的灵魂深处。于是，我竟然产生了想要研究他的想法。通过阅读永伟君的武侠小说，我体味到了他思维的绝妙；再看他的评论、随笔、诗歌，无不凸显出文字背后的思想境界和人生思考来。这些都让我叹服。永伟君机灵，就像董桥评价毛尖机灵一样，永伟君的文字给我的感觉就是这种机灵，这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



灵妙。永伟君是土生土长的北方人，却似乎遥远地吸纳了江南地域山清水秀的灵气，文字中有了属于他自己的气韵和风格，让人感慨和着迷，堪为文采风流。想必后来他毅然南下求学，到英雄城南昌也是早有的情结吧。

再来说他的为人。我现在回想，更加认为对他的评价是非常正确的，就是“分裂”。一方面他安于自己的日常生活，挣钱，过日子；另一方面又不时大肆挥霍——不停购买图书。素日中，永伟君踏实工作，认真负责，善于校勘，错一个标点都要难过半天；可不经意间他又“暗度陈仓”，悄悄磨刀霍霍，暗下力量，以至有一天他突然提出要离职南下求学，还惊了我一下。后来细细思量，早之前就有苗头。永伟君向我咨询考研读研的若干问题，没想到那么快就成了现实，我至今想来，常常后悔不迭，当年真不该告诉他那么多路数，不该明明白白撺掇他继续考研求学，以致放走了这么个才子。永伟君就是这样，诚朴的外表下活脱脱藏有一颗不安分的心。尽管如此，我却无论如何都是高兴的。替他高兴，也替我高兴，终究成就他这一番人生历程的，其中也有我的一份功劳吧。由衷地祝贺他，迈向了人生的又一个重要的台阶。



南下求学，开启了永伟君的新历程，地域的转换让他找到了与自己骨子里无比契合的地缘与人缘。他是勤奋的，三年研学，不忘初衷，在出版名人张国功先生门下，继续编辑之路，近百本图书奠定了他的图书编辑之功，也辅佐了他的学业，成全了他风流不羁的个性。他在读书之暇，游览江南山水，涤荡心灵。这种契合是冥冥之中的，我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许多年之前他早有“预谋”的吧。但不管怎样，永伟君成了，他终究是为自己的不安分的内心找到一条适合他的道路了。又一个三年结束，再次转战京城，于都市生活中穿梭，他总说自己不属于那里，他喜欢称自己为“乡下人”或者“江南”，但业界对他的认可却说明他于“帝都”存在的自身意义。永伟君除了为本职竭力，又应邀为故宫出版社等出版单位审读各种文史书籍，总之，他为人处世极为靠谱。

时光慢慢快快，步入而立之年后，我越发感觉到时间的速度。我和永伟君在《藏书报》共事仅三年，男女有别又似乎投错娘胎，永伟君多少有些阴柔内敛，我却直白外露，我们彼此之间的情谊由此肇始，再后来却越发深厚而没有隔阂。左三年右三年，如今一晃，十三年过去了。这期间，他是南船北马，我仍



站在原地，彼此注视，彼此帮助，彼此鼓励。我见证了他的悄然南下，见证了他的勤奋求学，见证了他的职业顺意，也见证了他突然失去至亲的悲痛与逃避，什么时候他都没有逃脱我的掌心，坦然接受我的羡慕、嫉妒与同情。而我也丝毫不掩饰对他的没有原则的命令和要求，动不动就突然约稿，“必须三日内完成！”动不动就要他必须介绍重要作者写稿。还记得多年前第一次去北京宋庄看画展，丝毫不管他个人是否有事，直接命令赶过去，并要求他付出租车费……这样的霸道，怕只有我们的友谊至此吧。我们的青春曾一起度过，那种记忆属于我们的时代。

说了太多与本书无关的主题，其实我要说的是，这本书正是与永伟君的为文、为人分不开的，正所谓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南船北马总关情——江西文人诗集序文整理与研究》本为永伟君的硕士毕业作品，发挥了他的优点。整理之事是既枯燥又细密的，而永伟君的踏实让他能够静下心来努力将元代江西文人诗集序文全部搜录整理，应该说这是不小的工程。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诗文集，首先要选取版本，然后要句读、校勘、注释，整理之功非一般人可为。而且在此基础上，他从元代文人心态、当时生活



南
昭
山
馬
君
吳
情

基础、文化氛围等多个方面探究，由表及里，去延伸自己的研究视域。更为难能的是，时过多年，在繁忙的工作中，他研究的脚步并未停止，而一段时期的放下也是为了积淀。经过近两年的打磨，这部作品褪去了当初的青涩，变得丰盈而厚实了许多（也许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马上捧献给读者，作为霸道的挚友，怎能不欣喜？

活在当下，不忘从前。祝福永伟君，祝福我们的青春，祝福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彼此能够遇见，是一种幸福。

王雪霞

2015年10月于石家庄